

阿海的画展很热闹，真的很热闹，人山人海，一下子能见到很多朋友。画画的，写小说的，写诗的，说“俊采星驰”不算夸张。画展就在南京艺术学院，气氛浓烈，上海的吴亮来了，《收获》的程永新来了，电影导演娄烨来了，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有名的画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策展人和收藏家。请作家苏童上台说几句，他的话让大家哄堂大笑，说感觉阿海要参加中国作协了。

当然是玩笑，那天到场的，除了美术界大腕，还有许多凑热闹的作家，用南京话说，都是多年不见的老熟人。不由得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袁运生在南京师范学院举行画展，也是一样热闹，一样先锋，一样人山人海，画画和写作的人欢聚一堂。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都还是想当画家想当作家的稚嫩少年。转眼间，时过境迁，都老了，阿海比我小六岁，竟然也到了花甲之年。

阿海的画展无疑是成功的，让人感受最深的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仍然还没有相忘于江湖。纷纷赶过来看画，更多只是为了看人，看朋友。不再是几十年前的青春少年，画展上不期而遇，握手拥抱，自然有一份久别的温情在其中。多少年过去

了，画画的还在画，写东西的还在写，能画能写，还能画，还能写，老当益壮，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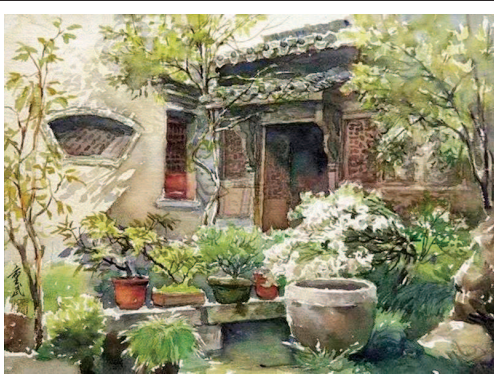
阿海是画家，是艺术家，又是公认的好玩的人，有趣的人。人生一世，好玩和有趣，比什么都重

阿海的画展

叶兆言

要。我对绘画是十足的外行，说不出一二三四，却有个非常顽固的观点，就是人若不好玩，画若没有趣，便不是艺术，起码不是我喜欢的艺术。

阿海是地道的南京人，与我一样，说一口南京话，在南京读书，在南京起步，在南京混。树挪死人挪活，让我羡慕的是，他最终离开了南京，



满庭芳草（水彩画）徐成文

去云南见朋友，友人说当地人过的是慢生活。果然，傍晚六七点了，太阳仍迟迟没有下山的意思。在昆明翠湖边一间堂堂的餐馆包房里坐着，明明营业时间已过，友人带来的普洱茶已经喝过几泡，还没有人过来点菜。想叫几串烤肉来佐茶，半晌服务员来了，笑眯眯地说：“烤串可要慢慢等，厨房还没有生火呢。”我在诧异之余，不由得想起汪曾祺先生《翠湖心影》里那个没有准确上下班时间的图书管理员。“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咯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咯拉拉’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

在建水的老街上吃草芽米线，

秋风一吹，草木就酥了。园里的豆角，表皮逐渐多了蜡质感，豆荚内的籽粒也饱满了许多，远远一望，如小腹隆起的喜感在。秋风中的母亲，会如约出现在园子里，弓着身子，摘下那些有一些初老的豆角，装在竹篮里，沿着田垄朝外走。秋风吹落了她戴着的首巾，落在了路旁的茅草上，头巾上沾满了茅草的茸毛，母亲捡起来，一边吹掉头巾上的茸毛，一边捶着自己的腰，小声地感叹道：“唉，老了。”“什么老了？是豆角吗？可以焯一下水，晒一晒，隔几日可以煨肉。”父亲在田垄边念念叨叨，他常常后知后觉，似乎丝毫没有发现母亲捶腰的手。这是我前几日悄悄回故乡看到的一幕。母亲捶腰的小手，力度很大，似乎也捶在我的心坎上，我却不好直接去问母亲，毕竟父亲在旁边。我只是扶住了母亲，把她手里的篮子接过来，小声说：“别干太多的农活了，以后豆角也要少种哦，菜市场里什么蔬菜都有。”

脱离此地的偏见和局限，去北京，去上海。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都混得风生水起，都可以生根开花，五光十色。阿海的画，显然不只是好玩有趣，他是科班出身，混不吝是外表，深重的文气才是根基，既率性洒脱，又严谨认真。仗义任侠，正如他的画家朋友形容，画风有独特的颓废和斑驳，其内心又孤独，不免生出一种悲凉。看阿海的画会想到他的为人，想到他的为人就一定会欣赏他的艺术家气质。回过头来，重新把玩他的画，自然会多看一眼。这年头不缺会画画的画家，也不缺会写小说的作家，缺的是有真正艺术家气质的艺术家，掰手指算一算，阿海还可以算是一个。



满庭芳草（水彩画）徐成文

店里无人过来招呼，扫码下了单，询问窗口如何取餐。“等一下！”在大锅前烫米线的人连头也不抬。我问友人这里的餐饮服务风格是否都如此

古风

戴蓉

硬朗。他微笑着说：“东西好吃就好嘛。当地人在路边摊吃烤豆腐，往往不打招呼坐下就吃，老板手里捏一把黄豆，客人吃一块他的手心里便漏下一颗豆子，吃好算钱走人。”我听得笑了起来，如此古风的计账方法，仿佛仍是汪曾祺先生当年闲坐的茶馆：瓜子、花生都一个价，按碟算，喝完了茶，“收茶钱！”堂倌走过来数一数碟子，就报出个钱数。

石屏也是相当奇妙的地方。走在小街上，看到路边摊的墙上挂着

“菜市场里的蔬菜哪有自己种的吃得舒心。再说了，家里的这些蔬菜，风吹日晒，敞头淋雨，自自然然接受季节和天气的变换，和人一起生长，这样的菜与人才亲近，吃起来更放心。”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煞有介事，倒令人十分信服。话说，母亲做的豆角煨肉真是好吃。豆角老了，摘回来，焯水，把门板卸掉，横铺在院子里，把焯过水的豆角一根根捋直，摆放妥当，三五个秋阳下来，豆角就已经被晒得挺直焦干。这样的豆角，泡发了，与五花肉同烧，加入元茴、香叶、辣椒、花椒等佐料，滋味酣畅如秋酿。母亲每次做这样的豆角，我都能干掉两个三个馒头。“给我烧火吧！”母亲的喊声把我从美食的回忆里拽出来。我划火柴，咻啦——

燃气灶上瞬间冒出秸秆焚烧的香气，水很快滚了，母亲把老豆角放在水中焯。看父亲不在，我对母亲说：“我回城给您邮寄几副膏药来，贴在腰上，天气变化的时候，腰就不疼了。”母亲连连摆手，声称“不碍事”，还说：“膏药村子里的诊所也能买得到，不必麻烦。”

回到城市，因为单位的一场突然变故，我竟然把给母亲买膏药的事情抛之脑后，再次想起来已经是一周后，我赶紧去咨询医生，买了一款临床效果最好的膏药给母亲快递了过去。快递刚发走，门铃响了，开门一看，竟然是母亲。她背着蛇皮袋，尽管风尘仆仆，满脸堆笑像个孩子说：“儿子，惊喜不？”“妈，我刚把膏药给您快递走。您这就……”“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嘛，不用的。我把豆角晾晒好了，专门来给你们做一盆干豆角烧肉，然后放冰箱……”母亲径直走向了厨房……厨房里响起一阵锅碗瓢盆奏鸣曲，紧接着，飘出了熟悉的香味。母亲把

恋秋老豆角

李丹崖

过去。快递刚发走，门铃响了，开门一看，竟然是母亲。她背着蛇皮袋，尽管风尘仆仆，满脸堆笑像个孩子说：“儿子，惊喜不？”“妈，我刚把膏药给您快递走。您这就……”“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嘛，不用的。我把豆角晾晒好了，专门来给你们做一盆干豆角烧肉，然后放冰箱……”母亲径直走向了厨房……厨房里响起一阵锅碗瓢盆奏鸣曲，紧接着，飘出了熟悉的香味。母亲把

夜光杯

夜幕里那颗星还会闪烁

陈圣来

我曾好多回聆听过他唱那首脍炙人口、盛久不衰的《星》，仿佛《星》是他的，其他人唱都不像、都不过瘾。他露出一口洁白牙齿，留着两鬓斑白灰发，眼神里带有一点迷茫、惆怅和慈爱，儒雅而又从容地娓娓唱来，直抵听众心灵深处。听他的唱不喧嚣、不张扬，悠扬而安静，这是一种陶冶、一种享受。因此人们称谷村新司为日本殿堂级歌手，这个“殿堂级”，用得很传神。他不像迈克·杰克逊，也不像安德烈·波切利，他没有那样火焰万丈、雄峙天下，他似乎偏于一隅、默默伫立，然，始终存在，不可忽视。突然，这颗星从苍穹里消逝，令人猝不及防。我读到谷村新司去世的消息，心灵一阵悸动，这颗“星”不能陨落呀！

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他的太太到上海当面邀请我去东京听谷村新司即将举办的圣诞演唱会。他的太太长得娇小玲珑，且非常活跃，非常能社交，我们蛮熟悉，由于她的感情，于是当年冬天12月我去了东京。

谷村新司在一个只有600个座位的宾馆会场举行圣诞期间三天独唱音乐

草帽、竹扫帚和手编的草蒲团，我看得十分眼热。

这样的小摊，如果有人取景，是否也可以拍一集《石屏雅趣》之类的纪录片？然而我知道这些手工制品买回上海别无他用，只能堆着积灰，心下颓然。在饭店点菜，问服务员有什么点心，两个姑娘都摇头。我看看墙上的餐牌：“不是有南瓜饼和红薯饼吗？”“那不是点心，是主食。”边上有个客人插嘴道：“你们就不能灵活点？这些就是点心。”“你们说的点心，按我们的理解就是甜点，我们店里没有甜点，所以就是没有！”最终我摆手表示搁置争议，点了一盘野菜粿粿。换个角度想，她们的“不灵活”也许只是一种耿介的表现。

见到古风俨然、不急着向所谓的“现代性”靠拢的云南人，心里的滋味还真是复杂。

会。圣诞音乐会几乎是他们每年会举办的沙龙式的音乐会，以歌会友，主要满足的对象就是谷村新司的歌迷。他有一个歌迷俱乐部，歌迷会成员达5000多名，在互联网不普及的年代，这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歌迷会成员每年需缴纳6000日元的会费，会费并不贵，但平时看演出还是需要另外购票。这次圣诞音乐会的门票并不便宜，每张门票平均45000日元，几近3000元人民币。当然音乐会提供的服务也很到位，前面包括正式西式大餐，然后是一个半小时的演唱会。我参加了他三场演唱会的第一场演出，门口大厅里摆放着各种歌迷会制作的纪念品，供歌迷自由购买。但是第一场音乐会的真正观众实际是沙龙的嘉宾。这里充分体现出谷村新司的广泛人脉，许多政要和企业大佬都来与会。谷村新司与他的太太不断给我介绍，我都觉得应接不暇，真所谓高朋满座。整个会场虽小，但满满当当，座无虚席。谷村新司毕竟大牌，他稳稳当当、从从容容，边唱边从场后步入会场，不停与两边的观众点头致意。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像与老朋友见面，满脸堆笑，拉家常似的委婉放歌，并不时与台下观众握手，几乎握遍了所有观众，一下子将歌场变成了温馨的客厅。他唱的都是日本观众熟悉的歌曲，因此台上与台下几乎融为一体，一起哼唱，一起鼓掌。他则在台上享受这一刻的融洽，唱着歌，微眯着眼睛，像似满足，像似陶醉，像似倾吐。最后他提议唱一曲《平安夜》，台上与台下异声同唱，异噪同曲，背景板上闪烁起星星点点的烛光，把气氛渲染到高涨。然后压轴的就是《星》，那首耳熟能详、传唱不息的谷村新司的代表作。那隽永的旋律，那磁性的声音，那幽雅的意境是谷村新司

菜端上桌的时候，妻儿也回来了，一家人欢声笑语吃了顿饭。饭后，母亲交待如何把剩余的干豆角保存，还特意叮嘱我，干豆角她特意多带了一些，可用自封袋封存好，送与爱吃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这些都是自家田里种的恋秋的老豆角做的，香着呢，放心吃……我知道母亲的腰不好，要开车去送母亲，她执意不肯，只让我把她送到了城乡专线汽车站。

目送载着母亲的汽车出发，我给车窗内头发花白的母亲发了个信息：“妈，膏药若是疗效不好，一定要告诉我，我接您来城里的医院看。”“放心吧，妈是恋秋的老豆角，饱鼓硬朗着呢。”那一刻，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

十日谈

秋之味

责编：郭影

梅子之所以被称为青梅，不仅是指其色青，亦指其味酸涩，故很少生食，多以青梅为蜜饯，如乌梅、白梅、糖梅、苏梅等。青梅亦可制成果羹和果酱，苏浙间常取黄梅捣酱，和以糖，或煮，或晒，可久藏。以佐饌，殊适口，其他有咸梅、卤梅、甜梅等，因制法之不同，而各异其名称。

上海蜜饯有三大派，分别来自广东、北平和苏州，被称为广派、京派和苏派，各有特点。广东蜜饯花多样，果蔬皆可为蜜饯，较著名的有冬瓜、莲子、金橘、佛手、椰子、无花果、明姜、荸荠、橘饼等数十种；北平蜜饯口味浓，多以北方特有的水果制为蜜饯，如红果、山楂、桃脯、杏脯、梨脯、沙果脯、蜜枣等；苏州蜜饯则多以分量轻巧的小果为蜜饯，如梅子、金橘、杨梅干、枇杷、红绿丝、青梅干、蜜樱桃等。各派门户分立，不相上下。概而论之，干制蜜饯以广东和北平两派略胜，湿制蜜饯以苏派尤擅。苏州有咸梅，是白粥的绝配，所谓“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清淡白粥里埋一颗咸梅，咸味渐渐坠入粥的深处，吃到最后，粥底漾着一圈浅浅的咖啡色，看见散开的咸味。在日本饮食中，咸梅亦是主角。一碗白饭，中间端放着一颗咸梅，淡褐色，软糯湿漉，咬一口，咸到极致，从此看一眼咸梅就能白口吃一碗饭。

鲁迅曾调侃绍兴人，“带着一包干菜就能走到北极”，咸梅似乎也行。上海著名的冠生园陈皮梅，为广派蜜饯，其创始人范冠生为广东人。冠生园陈皮梅之所以味道好，据说是因为以广东新会的陈皮用特别秘方制成陈皮酱，再加上糖露、甘果汁、丁香、砂仁、豆蔻、肉桂等料精制而成。

独有的，“啊，星光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语轻轻吟”……

那晚我与谷村新司和他的太太谈了第二年他来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之事。早在1984年，谷村新司联合了歌手谭咏麟和韩国“国民歌手”赵容弼共同发起PAX MUSIC音乐会，PAX MUSIC在拉丁语中意为“以音乐实现和平”。当年这一为和平祈祷、为和平放歌的音乐会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策划在上海艺术节期间也举行一场PAX MUSIC音乐会，另两位歌手由他去联络。后来这场以和平为主题的巨星音乐会如期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那天的音乐会特别成功，谷村新司起到了灵魂的作用。当天三人共唱《爱在深秋》，背景上飞起了一枚枚鸽子，三位歌手

穿着白色西装，款款入场，各抒歌喉，把气氛推向高潮。

其实谷村新司与上海缘分不浅，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文艺演出上，晚会导演又把谷村新司请到上海，再唱一曲《星》。因此谷村新司对上海来说完全是老朋友了，他有一阶段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兼课，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上海。没想到谷村新司这么早就离开他钟爱的歌坛。但当夜幕升起，我还会看到天际间有颗闪烁的星，我的耳畔还会响起他唱的那首《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那是读小学的一天下午，我到住在漕溪北路上海电影制片厂附近的同学家去玩，突然看到我们平时买菜的三角地菜场靠北面一头的三角东街弄堂口用布带遮拦着，不让闲人进出，就是住在三角东街里面静乐邨的居民要回家，也有几个正在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劝他们暂时不要进去。当时有很多

偶见赵丹

马蒋荣

像我一样的好奇者在围观，我还注意到有人正在操作我说不出名的两台机器。正在疑惑中，有一位好像是很内行的人在悄悄告诉周边的看客，说这里正在拍电影《聂耳》，那些架在路边的机器就是电影摄影机。还指着正沿着三角东街北侧三米高近百米长的一段围墙处说：大家看那个一边急速走来一边回头的男演员还是赵丹呢，他演的就是聂耳。当时，在这条弹路路上，演聂耳的赵丹就这样来来回回奔走了好几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拍电影的场景，因此印象特别深刻，不仅记住了赵丹和聂耳的名字，而且还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后来，学校组织我们同学看《聂耳》电影，当时我对故事的情节、演员的表演根本不感兴趣，而是全神贯注地找寻我看到过的那段拍摄画面。当我终于看到电影中那段有三角东街高墙和饰演聂耳的赵丹奔跑的镜头后，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一样的高兴，还指着电影中的画面对边上的同学炫耀地说：“你看，这个镜头就是我看到过的电影厂在我们这里的三角东街上拍的！”

现在的三角地菜场、三角东街和静乐邨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角东街和那垛高墙旁拍摄电影《聂耳》的位置现在则建成了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大楼。

